
海得拉巴 - ICANN 总法律顾问问答大会： ICANN 收到的法律建议以及这些建议如何支持 ICANN 的使命

2016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 15:15 - 16:45（印度标准时间）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杰·达利 (JAY DALEY)： 大家好！我们将在一分钟后克里斯回来时开始。你们可以在他回来时鼓掌欢迎他。

好了，谢谢大家参加此次会议。我叫杰·达利，来自 .NZ，今天由我主持。本次会议是 ICANN 法律总顾问问答大会，让我们欢迎约翰·杰弗瑞 (John Jeffery) 以及 ICANN 董事会成员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自上一次我们开展对话以来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通过对话，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人、更加开放透明，而且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动机和工作，因此我希望我们从此次会议开始，更好地了解 ICANN 法律方面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因为在过去几年发生了许多不必开展此类对话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先请大家以这里的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达到了期望为前提，并且以彬彬有礼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要讨论主动诉讼。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是主动诉讼，所以约翰可以告诉我。

我也不是是一名律师，所以我可能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我还请大家在提问时不要偏离主题。

这里是 ICANN。保罗·富迪 (Paul Foody) 没有来,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不要偏离主题。

但我现在有三个主题。我会就这些主题提出一些问题来抛砖引玉, 然后我们将提供两个麦克风供大家就这些主题提问。

我会就该主题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你们再提出一些问题, 接着我们就转向下一个主题。

我还有一些备用的主题和问题用于问题不够时, 并且在最后如果我们没有涵盖所有主题, 那么你们可以提出开放式问题。所以希望这能够让此次会议井然有序。

约翰, 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关于公司的法律建议以及它们与社群法律建议的相关性。

多利益相关方制度可能会给客户/顾问模式带来一些挑战, 那么你们如何通过所提供的法律建议帮助更广大的利益相关方?

约翰·杰弗瑞: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我叫约翰·杰弗瑞。我是 ICANN 的总法律顾问兼董事会秘书长。

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如何向该组织提出建议以及这些建议与社群有何关联,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认为 ICANN 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谜团是我们不能向该组织提供建议并且如果我们保护它的话就不能与 ICANN 的价值理念一致，但我们相信当我们以公益为出发点展开行动时，当我们的行动与 ICANN 的使命与目标一致时，那么我们的行动就与该社群的指示相一致，并且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正在就如何改进这一建议寻求对话。我们如何确保你们商定的社群标准文件就是我们在诉讼中能够使用的正确文件。我们如何确保 ICANN 法务部的工作与社群价值理念相一致。

杰·达利:

好的。你们认为社群的要求已足够清晰、比公开的更详细，并且社群可以通过更正式的方式向你们表达对法律建议的要求。

约翰·杰弗瑞:

一般情况下，社群通过支持组织 (SO) 模式提出法律建议要求。如果正在部署政策或对正在社群中发生的特定类型的事情提出法律建议请求，则我们一般通过政策支持人员获得建议。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些事情提供建议，我们将直接提供。如果我们不得不寻求外部顾问或其他支持，那么我们通过该机制提供建议。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发生的频率不是很高。我们正在寻找可以联络支持组织并且提供更多提供此类建议的机会。

杰·达利: 好的。如果该社群寻求第三方法律建议, 那么你们会外包还是自己提出, 就这一点是否有特别的规定?

约翰·杰弗瑞: 好的, 我认为有许多获得法律建议的方法。

关于如何从社群获得法律建议, 最重要的是问题的内容。你们为何寻求法律建议。你们希望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ICANN 法律顾问能否提供这项建议, 我们能否通过现有的顾问获得这项建议。我们与 15 家不同领域的法律事务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大部分是跨国法律事务所, 他们为我们提供针对各类主题的服务。如果我们收到建议, 我们就能了解它是否适合现有的法律事务所关系或我们是否应该到外面去找新的律师。如果出现专门的第三方建议请求, 则最好知道就获得第三方建议这件事存在这一些冲突或问题, 因为 ICANN 法务人员提供的建议符合 ICANN 的价值理念。

杰·达利: 但原则上, 你们对此没有异议吗?

约翰·杰弗瑞: 对于获得第三方或任何法律建议, 我没有任何异议。我认为就 ICANN 的工作而言, 有必要获得建议。我们看到了移交过程中第三方建议的价值。虽然价格非常昂贵, 但第三方建议对于社群而言非常有价值, 帮助我们进入了章程制定工作的这一阶段。

杰·达利: 好的。我从没听律师说过你们不需要法律建议, 所有这完全没问题。

约翰·杰弗瑞: 我感到十分惊讶。

杰·达利: 就这一主题,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还有人对于社群建议和公司建议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存在疑问, 请到话筒前提问。

有些人认为你们的工作是减少 ICANN 的法律风险, 因此当你们就社群政策提供建议时, 你们在建议中稀释、缓解或设法减少对公司的影响。

是这么一回事吗?

约翰·杰弗瑞: 这并非传言。我的工作包含减少 ICANN 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是 ICANN 的总法律顾问和该组织的高级官员, 应承担组织托付的责任。但我认为是否会引起冲突这一问题很有意思。可能有些时候会引起冲突。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当我们根据法律建议行事时, 如果我们的行为与公益、社群的指示相一致, 那么我们所提供的建议实际上与我被托付的责任或我向该组织提供的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冲突。我认为大家都想减少

ICANN 在一些情况中的风险。比如 ICANN 花的钱就是你们的钱。这些钱是你们给组织的。这些钱也是公众的钱。

所以我们在减少风险时，我们还会减少花在诉讼上的钱以及败诉时支付的钱。我认为这十分重要。我们不希望将钱浪费在可以通过调解或其他途径解决的诉讼上。

杰·达利: 好的。你认为该社群……

约翰·杰弗瑞: 我看到克里斯也举手了。

杰·达利: 抱歉，克里斯。没有其他人了吗？好的。

你认为该社群有责任声明在该领域的风险偏好？

约翰·杰弗瑞: 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

杰·达利: 如果如你所说的这是我们的钱，并且你需要保护这些钱，那么你认为我们可以声明我们的钱有多安全或者我们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约翰·杰弗瑞: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听到的另一则传言是我提供的建议是我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并且我告诉他们不要承担风险。在这件事上,克里斯是见证人。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提供建议并且指出了阈值。这是可能增加风险的地方。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董事会听取了我的建议。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他们根据社群的担忧、政策的内容非常仔细地进行了风险预测,并且根据自己的意愿预测了政策流程中的目标或社群提出的目标的风险。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谢谢杰。大家好。我是克里斯·狄思潘。

我有几点要说。首先,我是一名律师,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一直说的:“措词至关重要”。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工作是提供建议。决定是由董事会来做的。你们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建议:“法律肯定是这么说”。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们可能会这么做,但一般情况下你们不会。董事会负责评估我们收到的建议和作出决定。约翰和 ICANN 组织的其他成员负责执行决定。

提供法律建议包括提出:“我们认为你们有这些选择”。现在,这些选项往往是不完整的。有时,董事会成员可能会说我

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但一般而言，你们收到的建议是，你们有这些选择，这是我们对每个选择的预测。

董事会不会自动或主要选择风险最低的选项。董事会在看过后会说，从 ICANN 使命的角度，哪一项是最佳选择。而我会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但不是具体的法律案例。但我会举个关于该选项如何运作的例子。董事会可能会认为 Y 比 X 的风险更高，但就社群的公开透明与开放性而言，Y 更合适。董事会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就是这些决定的依据。

目前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接受这样的做法。但我可以告诉你们，董事会内部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我说的有错吗，约翰？你有什么看法？

约翰·杰弗瑞: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

实际上，我们随会议记录一起发布的董事会记录中有这些例子。许多董事会记录详细解释了不同文件就不同问题给出的选项并且介绍了我们使用的机制。董事会文件就是一个例子。董事会文件包含三个选项以及基于这些选项的评估。

有时如果提出的是诉讼建议，则该诉讼建议将作为操作标准执行，为律师客户提供特权建议。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此类建议被删除的话，你们看到的是空白。有时，我们会保留此类建议，尤其是我们不会采纳这种形式的建议时。

克里斯·狄思潘:

我想结束这一话题的讨论，我在两边都待过，对吗？我曾担任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的主席。我曾参与了 ccNSO 的建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心的流程。我还在董事会中任过职。我只能以在董事会中的身份发言。我不能以之前的身份发言。

但我可以说作为该社群的一员，作为 ccNSO 的主席，我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似乎不对，而董事会正在按照他们得到的指示工作。我明白这一点。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董事会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董事会推迟了进度，董事会提出了问题，董事会说，好吧，这可能是风险最低的做法等等，但现在我们的目标更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向你们描述这件事的最佳方式是马库斯·库墨的启示，因为在马库斯首届董事会任期的最后，马库斯站起来说道，这太令人感到惊喜了。该社群认为你们所有人做的就是听员工怎么说以及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你们实际上是在争论、延迟和辩论。如果你们去问马库斯，他会告诉你们这对于他而言就是启示。这一点也适用于法律和其他事情。

杰·达利:

好的，谢谢。我们将讨论一些更具体、深入的问题。

但尼戈尔想先就社群与公司的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现在就可以发言了。现在有请尼戈尔。

尼戈尔·罗伯茨:

我无所谓用哪个。谢谢约翰。

可能这是移交后的一次放松,但我觉得你们坐在这里与我们讨论你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一次非常大的进步。我们都已听到了我们刚才所听说的疑虑与不信任等,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我们不必受到这一点的约束。

我希望你们可以定期进行这样的对话。你们认为能够接受这一点吗?

约翰·杰弗瑞:

我始终接受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你们召开这些会议,可能会对我的发言感到厌倦。

尼戈尔·罗伯茨:

你不必在每次 ICANN 会议上都这么做。但如果我们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那将非常有帮助。

约翰·杰弗瑞:

很乐意这么做。谢谢。

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 我是迈克尔·派拉格, 负责记录。我认同尼戈尔的观点, 大约四个月前, 有一项解决方案表示将提供董事会会议文本,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交谈的内容。克里斯, 我同意有时会出现一些非常令人厌恶的讨论。我觉得至少从 2003 年开始就这样了。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一个方面。我希望能够提供这些文本。在过去三到六个月时间里, 发生了许多大家都希望看到和期盼的事情。能否请你说明一下目前的情况? 因为我认为曾经出现过解决方案。我认为负责寻找解决方案的人是乔治·萨多斯基 (George Sadowsky)。

约翰·杰弗瑞:

好的, 我会告诉大家我所记得的, 可能克里斯可以对我没有说明的部分加以补充。

我们曾经建立了一套试点流程。这套流程用于进行测试, 我们在赫尔辛基会议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制作文稿、记录, 想看看这有没有效果。

先将该流程作为试点流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董事会议室的会议是保密的, 董事会成员互相交谈和开玩笑。除非亲身参与, 否则你们在文稿中看不到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取消他们的对话以及提出不适合的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文本。

你们会在最近的研讨会上发现，我们不仅会发布文本，而且还会发布完整的会议记录。

董事会成员邀请社群成员参加研讨会内的会议，在上一次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因此当他们参加该会议时，会议仍在讨论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人们希望听到或看到什么，并且会议决定了下一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为年初。他们表示除了提供文本和记录之外，该会议将公开透明。他们将开放这些会议，这样社群就能给听到对话并且确切了解会议室中发生的一切。

我认为这是向公开透明迈出的一大步。这将向社群展示正在开展的对话、对话的质量、董事会在服务社群利益和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公共利益方面所作出的承诺和付出的努力。

迈克尔·派拉格:

我能问一个后续的问题吗?

这一公开透明仅限于研讨会而非采纳解决方案的董事会会议，对吗?

克里斯·狄思潘:

不，我们正在尝试这一流程，并且尽可能地公开透明，让我来向你们解释。

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现在要解释一下。但我的律师思维告诉我：“等一下，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不能将一切抛诸脑后。”

所以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我已经索取了前两次或前三次 BGC 会议的文本，这样我就能在看过后说：“现在，我能够公开什么，我不能公开什么，如何组织 BGC 会议，从而避免该会议的公开造成混乱，使其成为大家的笑柄，”对吗？

就董事会的研讨会而言，无论是 ICANN 会议上的研讨会还是退任会议上的研讨会，我们都在研究流程。

现在，我们不能在海得拉巴停止这项工作。我们竭尽所能想让这一流程运用于这里。但这没有成功，我觉得我们期望过高，并且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歉意。但在洛杉矶会议上，我们将做好准备。

我们仍在研究我们可以公开什么，不可以公开什么，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是一项正在建立的流程，那么你们可以期待在最初阶段，它将非常安全，并且在之后逐步发展。

关于董事会会议，你们知道实际上该会议常常是发生许多有趣事情的研讨会，但无论如何，会议的目的是一样的。董事会会议中的有些部分是保密的，但大部分是可以公开的。

我还想说另外一点，但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我怀疑这个会议室里有人对此坚决反对，而实际上，他

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且通过创新的方式让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所以我要声明，有人认为约翰在这里想要阻止董事会会议的公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杰·达利： 我认为我们都觉得你们不会对他太好，但听到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克里斯·狄思潘： 现在是唯一可能让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对吗？

约翰·杰弗瑞： 很好。很好。根据新的重审章程，这些意见和讨论都会被记录并听写下来，大家务必要意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迈克尔，有些事情与你还是董事会成员时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有些内容可能值得记录。

虽然你说：“正如你所知，迈克尔，大部分讨论都发生在研讨会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当迈克尔还是董事会成员时，大部分讨论发生在董事会会议上。但现在，由于董事会比你任内时更加慎重，与社群的合作增加了董事会的工作量，因此董事会会在作出决定前将许多讨论放到及他们获得信息的研讨会和电话会议上。

所以这些都发生在董事会会议上，而且我们也已围绕董事会会议进行了许多次澄清。文件中可能的选项已经过讨论，并且有些工作仍在进行中。

所以我认为董事会开放研讨会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实际的决策流程。

杰·达利：

谢谢约翰。迈克尔刚才只谈到了一点后续，但在此之前，迈克尔，我想要解释一下，这样才能让大家了解你同时担任总法律顾问与董事会秘书长这两项职务，而董事会秘书长一职才是与本次讨论相关的职务。

在迈克尔提问后，将由米尔顿发言。之后有一个关于这些职务的远程连线问题。对不对？

迈克尔·派拉格：

我需要澄清一点。不是在研讨会上，是在凌晨 2 点，晚餐吃得有点晚了。

我想简单回答一下，因为我们正把重点放在开放性与透明度上。只有在收到请求的情况下，才会提供作为 ICANN 章程最高问责机制的独立审核和刚才举行的听证会的文本。所以如果你们想看的话，那么你们会看到一些独立审核小组 (IRP) 没有这些文本，并且我已询问艾米为何没有文本，她表示没有人提出请求。

所以我希望向董事会和总法律顾问提出我的请求: ICANN 能否请求提供每一次 IRP 诉讼的文本记录?

约翰·杰弗瑞:

谢谢你的提问。艾米·斯塔瑟斯 (Amy Stathos) 是我的副总法律顾问, 负责我小组的诉讼, 你问了她这个问题。她将这个问题告诉了我。我们将非常仔细地考虑我们该如何提供这些文本。

杰·达利:

好的。谢谢。

米尔顿请发言。

米尔顿·穆勒 (MILTON MUELLER): 好的。我是米尔顿·穆勒, 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

我想用更通俗的语言说明社群与董事会和作为董事会代表的 ICANN 法务组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当我们进入问责制度改革流程时, 我们就已经开始两极分化。一方支持激进的问责制度, 比如我和恰克·戈梅斯 (Chuck Gomes) 等。我们会说: “我们确实需要对你们这些人加以管制。” 另一方则说: “我们是好人,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相信我们吧。”

对不对?

显然，我们到达了某个平衡点，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不想听到你们说以前的事情。今天下午当我们讨论这一关系以及“相信我们”的态度时，我听到了一点。我们总是苦苦挣扎。我们总是神经紧绷。约翰，你的工作是保证公司的利益。你不能代表这个社群。我不是在批评你，只是在说你的职务而已。而且该社群会变得非常独断，从而破坏 ICANN 的运作。我对此很理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此表示理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这一关系中有一些冲突。如果拿国王的神圣权利与民主制度的起源作比方，人们必须努力战斗才能获得更多的公民权利，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有这么难或暴力，但这却是一场鏖战，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且即便我认为董事会成员和 ICANN 员工都在竭尽所能而且他们都是好人，但我觉得我已经听腻了“相信我”这句话了。

约翰·杰弗瑞:

好的。首先我要声明，这并不是我想说的。但我认为你的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我不同意我在 ICANN 的工作只是董事会的代表。我在 ICANN 的工作是该组织的高级职员，并且在该社群的命令中有一条是公开透明的。

该社群的命令中有一条是确保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能够将政策转换为有效的合约。所以我要向董事会提出这方面的建议。这些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如何提高透明度。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行为符合政策流程以及来自社群的内容。

我不确定，我不会说“请相信我。”我会说：“请考验我。”我认为这一冲突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希望你们在发现与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时能够说出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会让我们在挑战中越变越好。

所以我理解你的观点，我认为我的职责不仅仅是保护组织的利益。我的职责是确保组织的行动符合你们社群的目标。

克里斯·狄思潘:

米尔顿有话要说？米尔顿请发言。米尔顿，我是克里斯。大家好。

除此之外，我同意约翰对于咨询一事的意见，但我希望我能够同意你们所说的并且表示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冲突这一点。正是这种冲突保证了结构。如果你们没有压力和冲突，那么就无法建立结构。该组织需要这种压力和冲突才能正常运行。因此，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并且可以接受和理解。

杰·达利:

好的。谢谢。所以我准备就这一点提出一个远程连线问题。迈克尔将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会结束这个主题并且转到下一个主题。但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章程和使命，详细说明董事会与社群在这些领域的差别。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先来看一个来自 .FR 的马修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ICANN 法务组如何在法律顾问、企业秘书长和近期投诉官监督这些职责之间切换。如果分离这些职能，是不是会更清晰？

约翰·杰弗瑞:

我觉得我之前已经或多或少回答过马修的问题，但我会再重复一遍。

我没有看到不一致性。我听说投诉官没有将有些投诉或建议报告给我。我准备跟戈兰说这件事。他是我的老板，是他将这项工作交给我。

我认为这不与我的秘书长或总法律顾问的职务相冲突，因为我们将有机会对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组织问题进行分类。

该组织的各个部门都会收到许多投诉。他们会去前台投诉，他们会写信投诉，他们会前往各个部门投诉。戈兰检查了该组织并且看了所有收到投诉的部门，然后他问：“谁是投诉官？这项职能由谁负责？”他惊讶地发现我们没有设立这个职位。

有人说，“监察官怎么样？”于是我们找到了监察官。监察官收到了许多投诉，但他们表示他们不会处理，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那么这些投诉去了哪儿？

设立投诉官能够使组织收到、处理、评估和了解这些不在监察官职责范围内的投诉，并且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改进组织。

我认为这对于我的小组的价值是相比在任何一个隶属小组中，我可以越过部门并且从不同的角度看待。

杰·达利:

好的。谢谢。该你了。

迈克尔·卡拉尼可拉斯 (MICHAEL KARANICOLAS): 大家好。我是迈克尔·卡拉尼可拉斯，来自法律与民主中心。我还是工作阶段 2 透明度小组的联合记录员。

因此，我们能够就透明度进行此次对话实在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此次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根据之前所说的内容，我很惊讶地发现，开放透明对于在信息访问中防止组织承担风险的人与保护社群广泛利益的人之间出现冲突而言至关重要。的确，开放透明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取得成功的基础。

我注意到你们之前提到删除与文本中的未决诉讼相关的材料。诉讼特权。

因此，记录信息披露政策 (DIDP) 实际上更向前迈出了一步，目前已经加入了更多律师客户特权的例外规定。我建议你在

ICANN 的职责不同于律师与客户之间的一般关系。因此，我想知道你对于是否将更严格的透明度原则应用于您的职责有何看法，具体而言就是你是否支持减少 DIDP 中的例外，从而使其只适用于诉讼特权？

约翰·杰弗瑞:

好的。我知道如果你深入了解 DIDP 的话就能了解这一点。DIDP 就像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FOIA)。它为人们提供了请求获得组织内部文件的机会。有一页讲的是我们可以在 ICANN 网站上加入一个链接，从而显示所有 DIDP 并且对此作出回应。

实际上，除了诉讼特权之外，DIDP 还有许多例外。它还有保密方面的例外以及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例外。

我的理解是，你担任记录员的小组正在关注这一点，并且我们非常愿意加入适当的例外。

一些例外非常重要，并且我们很乐意参与讨论这些例外的对话。

我们的目标与开放透明高度一致。

我在这里已经有 13 年了，自 2003 年起我就开始担任 ICANN 总法律顾问。相比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开放透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我认为我们一直在进步，但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去做。也许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但我认为开放透明是

我们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关注组织的保护、辛勤的工作以及参与人员所付出的努力时，我们可以发现这项工作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并且我的法务团队强烈倡导组织内部的开放透明，你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你们一起工作并且寻找减少例外的方法，着眼于如何提高透明度。

杰·达利: 好的。谢谢约翰。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的会议。

约翰·杰弗瑞: 我想跟米尔顿说，我没有说“请相信我们”，而是说“我很高兴能够从事这份工作。”

杰·达利: 好的。谢谢。

我的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为何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在诉讼或其他情况中停止使用 ICP-1 和 GAC 原则 2000?

约翰·杰弗瑞: 好的。我认为这与我们辩护的诉讼相关。

杰·达利: 对的, 就是这样。

约翰·杰弗瑞: 抱歉?

杰·达利: 对的, 就是这样。

约翰·杰弗瑞: 好的。曾经有一起诉讼, 你们中许多人曾在华盛顿特区法庭中获得了许多 ccTLD 运营商的资产。在特区法庭。

我认为这场诉讼实际上是为了获得 .IR、KP 和 SY 的资产。在法庭辩论中, 我们引用了已不再适合引用的文件, 并且被 ccNSO 的一些成员和其他人指出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非常好, 并且我们吸取了教训, 建议法律顾问不要引用这些文件。

我们的确在快速解决这些诉讼方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因此犯了一些错误。我认为我们与 ccNSO 的一些成员所讨论的是制定一套合格的标准参考文件组, 这样我们就能转到一个页面并且让我们的法律顾问也进入这个页面, 从而对哪些是与此类事务相关的权威文件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我们当然愿意这么做并且与社群在任何你们认为有利于 ICANN 的领域开展合作。

杰·达利: 好的。那么, 我们能够将这看成是你们承诺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吗?

约翰·杰弗瑞: 当然。并且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杰·达利: 好的。谢谢。

你认为社群可以要求永远不要引用这些文件吗?

约翰·杰弗瑞: 我认为这么做很难, 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引用这些文件的人。我们认为 ICP-1 不应该成为引用文件, 但这并不表示向我们提起诉讼的人不引用该文件, 并且我们可能需要引用该文件从而为组织辩护或进行解释。

杰·达利: 好的。谢谢。还有人想要就外部顾问提供哪些文件以及在诉讼中如何陈述这一主题提问吗?

尼戈尔, 请上台, 谢谢。抱歉。在开始发言前, 能不能先报上自己的姓名以便进行记录。抱歉。

尼戈尔·罗伯茨: 我是尼戈尔·罗伯茨, 来自 CCO 委员会和 .GG。

我之前想提出关于该文件的问题并且谈一下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开放精神，但我不打算这么做。其他人显然认为我们会提出这个问题。我非常关注韦恩斯坦诉讼，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却无法改变。诉讼前所作出的决定没有参考那些文件中的任何内容。这不是发生这种事情的理由。正如你们所说，这是一个错误。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正确看待这件事。

约翰·杰弗瑞:

没问题。但请先给我一分钟时间。

尼戈尔·罗伯茨:

好的。

约翰·杰弗瑞: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但这可能对其他人有用。你们常常讨论这些事情时，并没有选择能够取胜的论据。你们选择了一系列论据并且交替论证，这给了法庭选择他们认为最有用的论据的机会。

所以你们做得对。在这个特殊案例中，法院没有使用包含该文件的论据来赋予我们正在寻求的结果。

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该讨论的最佳事宜。并且我们已经表示不会再使用该文件。

尼戈尔·罗伯茨: 另外, 你们似乎接受了一些帮助。我说的不适类似的案例, 因为你们无法预测会出现哪些案例。但如果这有用的话, 我很乐意与你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

约翰·杰弗瑞: 那样的话非常好。我要重新解释一下, 我们认为有效的做法是确认一组对我们提出诉讼的人可以获得的权威文件, 这样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讨论该文件和对我们的律师说我们与正在起诉我们的人一起工作。

杰·达利: 好的。谢谢。好了,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更详细地讨论章程和使命以及是否存在任何分离公司与社群的问题。你认为章程中存在任何冲突吗?

约翰·杰弗瑞: 章程的内容涵盖面广, 并且就这一点还未进行测试。所以如果章程中没有冲突, 我才会感到惊讶。

我认为当我们开始发现冲突时, 我们会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向董事会指出或直接向社群指出, 从而寻求如何在这些冲突转化成组织与社群之间的冲突前解决它们。

杰·达利: 很好。

我认为我需要提出一个宽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约翰·杰弗瑞: 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关于诉讼的。

杰·达利: 对的，可能是吧。

所有员工和董事会以及承包商是否完全受到章程和 ICANN 使命的约束?

约翰·杰弗瑞: 是的。

杰·达利: 那么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约翰·杰弗瑞: 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陷阱?

杰·达利: 当然不是。

[笑声]

之前，似乎外部顾问曾提出承包商不受章程约束，但需要承担同等责任的灰色地带。

约翰·杰弗瑞:

对的，我可能漏了“承包商”这个词。所以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谢谢你指出了我回答中的漏洞。

在许多案例中，承包商与我们签订了协议，但他们不同意遵守我们 256 页的章程。所以我们可能要指出承包商应遵守的关键规定。但我们很少签署价值几万美元的合同，但他们却屡屡表示他们在自己的操作过程中将遵守我们所有的准则。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比如我们有一份争议解决方案供应商协议规定争议解决方案供应商使用他们的规定来制定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规定，比如要求争议解决方案供应商接受 IRP，或者一些帮助我们开展新 gTLD 项目内部流程的团体。

由于他们使用自己的规定，因此我们能够加入与 ICANN 流程互动相关的补充文件。我们通常会与他们协商在不影响其流程或合法性的情况下，他们的规定中可以更改哪些部分。

杰·达利:

好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份 260 多页的章程，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一般原则，比如开放透明等。并且章程中也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 ccNSO 董事会成员的住址等。

你认为我们作为社群，可以讨论去除应适用于承包商的特别规定吗？

约翰·杰弗瑞：

我认为这个主意很棒。我觉得这个意见对我们继续开展工作非常有用。在讨论开放透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组织此类对话。

杰·达利：

很好。

就这一点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人想要发言吗。那么我就来读一个远程连线问题。

这个问题也来自于诉讼，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加笼统：加利福尼亚商业判断规则如何应用于 ICANN？

约翰·杰弗瑞：

是的。商业判断规则是一种适用于公司及其董事为组织进行诉讼辩护的规则。

所以你们可以在诉讼中对一家组织进行测试。如果你对董事的判断存在疑问，可以运用商业判断规则解释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你可以证明他们在根据信息作出决定上运用了良好或最佳的判断力。这在有些情况中可以免除董事或组织的责任。

所以，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加利福尼亚法律，也适用于普通法，并且包含在与像我们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相关的加利福尼亚法律内。

过去，专家组成员曾被要求审核商业判断规定的应用是否合理地基于 ICANN 章程中的一些方面。ICANN 认为应该应用这一规定。

比如 ICM IRP 中的 XXX 标识不应该应用这一规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审判员对于是否应用这一规定存在分歧。

当时，我们了解了我们是否能够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将这一规定从组织中删除。我们发现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也没有任何组织接受过其他标准。因此我们继续讨论是否应用该商业判断规则。

我认为这成为了保护组织的基础，并且也保护了自愿支付标准金额参与 ICANN 董事会工作的组织董事。

杰·达利:

好的。你能否确定这是加利福尼亚法律还是普通法律原则的本地版本？

约翰·杰弗瑞:

我的理解是商业判断是普通法原则，所以它被应用于加利福尼亚以外的许多地区。并且关于它与加利福尼亚的关联，现在已经有具体的解释。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已来到话筒前准备向我们解释这一点。

贝基·拜耳:

好的，我想声明我们通过在新章程中这样表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我们已在评估合规行为或违反章程的不作为方面实施了另一项标准。这些均已完成安排。所以我的意思是，商业判断规则是一项关于董事责任的普通法。显然，你们无法摆脱它。

但我发言的唯一理由是在 XXX 和其他案例中，它的主要内容是 IRP 采用的审核标准。现在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修改。

约翰·杰弗瑞:

谢谢贝基。

杰·达利:

谢谢。

我漏了之前的一个问题。

其内容是关于合适的外部顾问招标时间吗？

约翰·杰弗瑞:

我知道这个问题令人惊讶，但 ICANN 的合作伙伴不止众达律师事务所。我们与全球超过 15 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众达律师事务所仍是我们在企业法和诉讼法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无论是在服务质量还是在能力方面皆是如此。

当然也有其他公司为 ICANN 提供服务，但我们已多次与董事会一起仔细评估了与深入了解 ICANN 的强大公司合作所带给我们的价值。并且与这些主要的诉讼顾问合作每年为我们节省了不少钱，让我们不必在向培训顾问这项工作上花费数百万美元。

杰·达利:

我认为可以就审计的保留开展类似讨论。但我所知道的所有公司都有在一段时间后更换审计的规定。你们认为应不应该对法律顾问制定这一规定？

约翰·杰弗瑞: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当然理解更换审计的价值，因为他们负责组织的第三方评估，而这是审计行业内的最佳操作规范。但对于组织的诉讼辩护，就不能采取相同的方法了。

杰·达利:

好的。谢谢。

关于这点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

我认为可能还有许多要问的问题，但我会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接收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继续。

接下来的问题略有不同，不过依然与我们的主题相关，这个问题相对较长。董事会主席在今天的 ccNSO 董事会会议上提到，董事会负责 ICANN 会议人员的健康与福利。但在本次会议中，董事会成员没有明确他们在选择会议地点时如何考虑人身安全。比如女性在一些会议地点的安全，而这可能牵涉到参与者的宗教信仰或性别。

我的问题是：ICANN 是否收到过关于地点选择以及防止参与者因性别、宗教或性取向而遭受不公正待遇方面的法律建议？

约翰·杰弗瑞:

就我所知没有。虽然我一直参加会议，但我没有听到过你所提到的对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就这一主题有提供过建议。

我所确定的是我们就组织在扎卡病毒爆发时的风险提供过建议。其中一部分建议发布在我们改变地点的原因中。但相比法律问题，这更是一个商业判断问题。

杰·达利:

克里斯，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克里斯·狄思潘： 不，我同意约翰所说的，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法律建议。我知道这是一场法律会议，所以我不想参与关于会议地点选择的会议。

杰·达利：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的。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了。

下一个主题是关于 .AFRICA 的案例。但请将此当成一个示例而不是诉讼，好吗？

这个案件还未结束。这是否表明申请人指导手册的设计存在缺陷，无法让有些人通过诉讼拒绝服务？

约翰·杰弗瑞：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不准备在 .AFRICA 的框架中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目前正在测试的指导手册的宽泛问题。我认为任何参与指导手册编制的人对于现在我们所产生的争议都不会感到惊讶。实际上，很多人都提到可通过不同的方式设置被测试的机制，这些测试包含在各项级域的申请人指导手册、我们进行争辩的方式以及我们解决争辩的方式中。我们知道这一方面存在问题。

通过第三方测试的内容，比如社群测试等，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仔细的思考。我所理解的第一原则是社群不希望组织内部作出这些决定。因此我们被要求寻找能够为 ICANN 提供有关这项工作的建议的外部团体。我们还被要求不得花费大量资金，即数百万美元在社群的测试上。

因此该流程中没有上诉机制或部分系统的复审机制。因此，ICANN 内部管理该流程的法律和商业小组确认了这些风险并且向社群和董事会进行了汇报。事实上，我们在进行辩论时，为这一阶段拨出了一大笔资金。

好消息是我们的支出低于我们预期解决目前这些争议所需花费的费用。坏消息是我们的确花了不少钱。就像在 .AFRICA 的案例以及一些其他处于 IRP 前端和中心的案例与正在进行诉讼的案例一样，我们在该项目结束前仍有办法，并且我们仍将通过问责机制和在一些法庭上解决这些争议。

克里斯·狄思潘:

我简短地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与 .AFRICA 无关。但我认为正如约翰所说，它表明了我們不该对此感到惊讶。

不久前，我曾与一名 ICANN 会议的参与者进行过讨论，这位参与者跟我说他们希望跟我讨论一个被请求重审的特殊顶级域，而现在，他们表示另一方正在通过 IRP 滥用该流程，而我的回复是，如果你们在重审请求中落败，当你们不允许进行 IRP 时会有什么感觉？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记得该流程是由社群建立的，而不是员工。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金钱与商业情况。所以我们采取行动一点也不意外。

杰·达利： 好的。根据我的理解，申请人指导手册试图不让大家上法庭。鉴于之后发生的事情，该手册的设计是否存在缺陷？

约翰·杰弗瑞： 不幸的是，目前我们的一桩诉讼正好处于中期。我们在第九巡回申诉法庭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申诉，所以目前我拒绝回答这一问题。

杰·达利：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的。我准备接收更多问题。如果有人想要向他们提问，请发言。

我还准备了一些替补问题，以免没有人提问。

在等待问题期间，我先来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ICANN 是否习惯于在所有法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使用协调机制？

约翰·杰弗瑞:

是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使用了协调机制。虽然我们根据社群对当前 IRP 的意见建立了流程, 但我们仍在使用根据旧章程制定的 IRP, 里面有一个流程与协调类似。当我们没有协调人时, 我们就会进行和解讨论, 看看是否有机会在进入 IRP 前解决争议。

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看待如何使用和解和协调机制以及任何可能让我们不会在争议方面乱花社群钱的机制。

当然, 我们欢迎大家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机制或我们可能添加到当前工作中的最佳操作规范提出建议。

杰·达利:

讽刺的是, 多年来, 我们中许多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参与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 不是吗? 好的。

请到话筒前。请你说出自己的姓名以便记录。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谢谢主席。(说了姓名)。在本次会议最开始的主题主要是 ICANN 内部法律建议以及 ICANN 使命如何支持这一建议。但在国际法律和国家法律层面, 人权和其他法律如何在这方面为 ICANN 提高帮助。谢谢。

约翰·杰弗瑞: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个问题问的是人权如何与 ICANN 的工作产生交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群正在积极讨论这一点，谢谢你的问题。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中讨论这个问题。

杰·达利:

好的。谢谢。

迈克尔。

迈克尔·派拉格:

迈克尔·派拉格。

克里斯，我同意你对这个人的看法。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受挫。我正在处理一个被该流程所“绑架”的社群客户。

所以这就是我向董事会和社群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我相信各方都能根据章程把握机会，大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推动 PDT 测试、控制性中断以及字符串。一旦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我们就可以进入市场并且不必担心 9 或 12 个月的延迟。只要该方不为顶级域提供服务，这就可以成为一个方法。这就是我向社群提出的意见，供社群在后续的通用顶级域流程中考虑。

以上是我的问题。ICANN 的标准操作规程是如果有任何未决的责任审核，就不会推动顶级域的进程。我的一个社群客户正在

试图理解的一件事是仍有与 SHOP 相关的未决 IRP，但该合约已签署和授权，并且目前已经生效。

有人能说明一下发生了什么吗？

约翰·杰弗瑞:

好的，我不想讨论具体的问题了。但我很高兴能够将你的问题反馈给全球域名分部 (GDD) 团队，我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迈克尔·派拉格:

谢谢。

杰·达利:

好的。谢谢。

观众还有什么问题吗？

拜伦，请讲。

拜伦·霍兰德 (BYRON HOLLAND): 大家好。我是拜伦·霍兰德，来自加拿大互联网注册局 (CIRA)。

我有一个关于众达律师事务所的问题。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但作为一名还需负责降低风险的高级职员，我想知道你对于通过多家供应商降低潜在风险一事的看法，因为我听到你说你们在全球有许多家法律事务所，但众达律师事务所目前是主要的

合作伙伴，你们有没有想过选择另一家法律事务所作为第二首选合作伙伴，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学习为 ICANN 提供意见所需的知识，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可能有一家备用的法律事务所能够降低风险。

约翰·杰弗瑞:

是的，完全正确。你说得对，拜伦。当然是这样。由于与众达律师事务所存在潜在冲突，我们已选择了几家备选律所。

众达律师事务所是全球最大的律所之一。他们的一些代表来到我们的办公场所，并且我们选择了几家备用律所以防我们与众达发生冲突。

我们会继续研究是否需要一些诉讼中将备选律所放到首选律所的位置，而我们将继续研究和准备这件事情。

我的一个职务是总法律顾问，我需要保证我们随时对诉讼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主要选择几家了解 ICANN 并且可以进行这项工作的律所。谢谢你的问题。

拜伦·霍兰德 (BYRON HOLLAND): 我想就此提出一个后续问题，鉴于参与移交过程的法律事务所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在花了钱，经过学习后，他们还没有一些自然和明显的潜力吗？

约翰·杰弗瑞: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不会提到具体的律所或我们如何进行评估。我认为这么做不合适。但显然，如果他们不适社群的第三方法律顾问，那么盛德的经验会使他们成为好的候选人。虽然他们仍是该社群的第三方法律顾问，但我们不会干预这一关系，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被要求这么做，因此他们当然可以成为候选人。

另一家律所阿德勒是一家在评估加利福尼亚非营利法以及该法如何与我们系统的适合度方面十分出色的律所，并且他们当然会成为未来我们考虑的对象。

拜伦·霍兰德 (BYRON HOLLAND): 谢谢。

杰·达利:

好的。谢谢。我还有两个问题，如果你们有其他问题的话，请好好想一下。

我们已谈到法律建议的开放性，为社群提供法律建议。

你们是否有指导你们提供哪些建议的一般原则？

约翰·杰弗瑞:

好的。一般原则就是提供任何没有理由不提供的建议。

因此我们采用的方式与你们在 DIDP 中所看到的相类似，所以当我们在编制董事会文件等时，我们会根据此类原则对这些手册进行评估，从而了解我们正在制作什么。

ICANN 提出的大部分建议与一家 360 人组织的日常运营相关，因此大部分建议不是让你们审核或公开，而是作为公共建议、与董事会正在讨论的具体社群政策主题相关的建议，我们将继续关注如何在这方面更加公开透明。

杰·达利:

好的。法律建议记录册可以让大家不用查看董事会文件就能找到，这是否有用？

约翰·杰弗瑞:

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因此回去后我会想一下。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诉讼文件，就会看到许多法律建议的产物，因此我们有重审的文件并展示了这项工作。我们有 IRP 的文件、显示 DIDP 的文件以及显示主动诉讼和已提出的起诉的文件。

杰·达利:

谢谢。有请乔丹发言。

乔丹·卡特 (JORDAN CARTER): 谢谢杰。我是乔丹·卡特，来自 .NZ。

约翰，作为主法律顾问，我对你们所发现或感受到的职务上的最大冲突很感兴趣，比如该职位的高级职员设法维护 ICANN 的使命。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组织中没有冲突，但我认为我们作为社群参与者应该了解有哪些冲突。你们会遇到哪些困难？

约翰·杰弗瑞:

我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

我所想到的答案是我们有时会不以事实为基础开展工作。所以有些来到组织的投诉人是基于假设或错误的，对吗？

登记册中的一条最新条款强调了许多事情不在这一决定中，他们其实误解了该决策的内容。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此类错误的论坛。因此，事实错误可能是我们法务部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如何适当地将正确的事实摆在社群面前，我们如何保证该记录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始终面临的一项挑战。

我认为还可能因为不信任而出现冲突，因此我今天来到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我希望帮助改变这一情况并且我希望你们了解的不是“相信我，一切正常，”而是“这是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工作的基础”，并且继续判断和推动这些工作，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好。

是否一直是这样呢?

约翰·杰弗瑞:

我回去后会对此进行研究。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化。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的新章程与组织的章程更一致，从而实现社群支持和组织的问责机制。

一开始，我们只有 23 名员工，现在已经增加到 360 人。这让我们得到了不同于 10 年或 13 年前的完成组织工作并且服务于社群的机会。

杰·达利:

谢谢约翰。

我已经回答完了我的我呢体，如果你们认为我漏掉任何难以回答的问题，那么现在你们可以走到话筒前或者私下告诉我或立刻发送短消息给我。

不然，噢，米尔顿，这是最后的发言机会了。

米尔顿·穆勒:

我无法反对这一点，但我知道你们不能谈论正在进行的诉讼。我是米尔顿·穆勒，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

我的确看过 Dot Registry 案例的世实际决定。

因此正在开发的流程非常具有吸引力。我并不是在说你们要对此负责。我不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但如果你们可以记录下这些年与 ICANN 打交道的人所遇到的最糟糕的经历，那么我说的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有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写过这些内容，将一些 ICANN 流程中的错综复杂夸张化，因为你们创建了所有这些间接评估机制并且我们中的一些人怀疑这些都是虚假的，你们只想转移组织的责任。我理解你们这么做的原因，但我肯定你们都清楚，这严重破坏了组织背后的合法性与信任。

杰·达利:

我们要明确的是需要在 ICANN 而非个人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好吗？我想是这样。我要说的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其中加入任何个人因素。那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对吗？

约翰·杰弗瑞:

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是……

我不确定。你能再叙述一下这个问题吗，米尔顿，因为如果不回答关于这个案例的具体问题，那么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正在调查一些指控，并且我们可能会发现其中存在缺陷。我们还可能发现其中有一些表述不正确。尤其是在条款中的陈述。

因此我们发布了一篇两页的博客报告事实说明，董事会文件中包含了该文件，并且我很乐意指给你们看。该文件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在调查该流程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更多问题。

但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问题，并且我同意如果 ICANN 犯了错，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并且找出确保其不再发生的方法。

米尔顿·穆勒:

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谢谢。

迈克尔·派拉格: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是迈克尔·派拉格，负责记录。我要说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项建议。

我要就各外部法律事务所的维系向克里斯提出一个建议：在董事会治理委员会中，你们目前是否对你们胜诉和败诉的案件进行研究？当你们败诉时，法律顾问给出的是什么建议？外部法律顾问给出的是什么建议？对数据进行研究。有没有这么做？

克里斯·狄思潘:

先让约翰来回答吧，然后由我来回答。

约翰·杰弗瑞:

好的。并不完全像是你说的那样，这是一项聪明的方法，并且我不确定我会这么想，但我期待着你们这么做。这几年，迈克 (Mike) 和我已经好几次说到这些事情。

我们的确在对组织的 IRP 或重审请求等进行辩护时进行了一些数据统计，并且我认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其中一些数据将出现在本周发布的会议记录所附的文件中。

我们会看一看能否制作一个该数据的公共版本。

但我认为你们所说的是董事会是否在关注我们的工作内容与方式？是否一直在关注。他们从你们这边获得消息。他们从在座的其他人那里获得消息并且标识“你们不应该使用这家事务所”或者“你们应该以另一种方法与该事务所合作。”我们就如何提供建议方面获得了许多建议，并且董事会采纳了这些建议，定期质疑法务团队和管理团队的工作方式。

迈克尔·派拉格:

需要明确的是，董事会可能是错的，因为你们提供建议，而你们可能不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该审计与问责制的一部分将是董事会的反对。

约翰·杰弗瑞:

的确如此。我们都可能是错的。

克里斯·狄思潘: 最后, 迈克, 我认为你说得非常好。我只是想提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改进我们处理法律问题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就是董事会处理重审请求等的方式。并且我认为你们不想要图表, 但对所有事情进行审计将会非常有帮助。谢谢。

杰·达利: 好的。谢谢。我还剩下两个问题。先是艾利 (Ali) 的问题, 然后是一个在线问题, 之后我就要关闭队列了, 可以吗?
由你们来决定。

未知身份的发言者: 我是艾利, 来自 .KM。我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在仓促中作出并且在之后让你们感到后悔的决定?

杰·达利: 你们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一个在仓促在作出并且在之后感到后悔的决定。

克里斯·狄思潘: 之后感到后悔, 是的。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仓促中作出一个决定, 并且在之后对此感到后悔。但在法律上, 我们竭尽所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约翰·杰弗瑞:

我想要更正这一记录, 我认为记录的内容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字母”。

肯定是这样。对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并且我的团队必须定期减慢速度, 确保我们收集了正确的事实, 并且有时当我们与董事会沟通时, 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所有正确的事实, 因此我们受到了质疑, 然后回去收集更多事实。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任何律师都必须对此保持谨慎的态度, 避免太过急进, 保证自己的建议基于一整套正确的事实。

杰·达利:

好的。谢谢。

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都对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座的各位社群成员中有些具有非常敏锐的法律意识, 那么你们想问观众什么问题?

约翰·杰弗瑞:

好的。我最想问你们的是请继续开展对话并且批评我们, 就我们如何提供更好的意见以及做得更好提出建议。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会倾听你们所说的话。希望你们有时能够以稍微亲切和善一点的方式提出建议以及此类对话能够建立这样的氛围。

杰·达利: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

拜伦, 请讲。

拜伦·霍兰德: 这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我的意见。

我想说的是, 有些人可能对你们没有表现出架子而感到惊讶, 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好, 并且我们知道你们代表的是 ICANN 法务小组, 与观众平起平坐并且愿意接受所有问题。

显然, 开放透明有利于这一关系, 并且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很感谢你们这么做, 你们应该为此而受到认可, 并且我建议我们可以定期开展这种对话, 这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仇恨, 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可能会与事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以此类交流的次数越多, 你们就能越好地填补真空。

此外, 我还要感谢杰推动了此次对话。这对于整个社群和 ICANN 而言非常有帮助。

约翰·杰弗瑞: 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代表的是整个管理团队, 他们对这些问题感到担忧并且对此反复思索。我们的整个管理团队几乎都是知名律师, 因为大家认为这些问题非常棘手。

并且我在 ICANN 法务部门有一个非常强大和聪明的律师团队与我共事。比如坐在那边前排的萨曼莎·艾斯纳 (Samantha

Eisner), 还有肖恩·怀特 (Shawn White)。蕾娜 (Laena) 今天也来了。我们洛杉矶的团队有丹·哈洛伦 (Dan Halloran)、艾米·斯塔瑟斯 (Amy Stathos) 和艾丽卡·兰德尔 (Erika Randall), 而大卫 (David) 来自缔约小组。因此我们有一支强大、聪明的律师团队, 他们积极地帮助你们和社群完成你们的工作, 并且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欢迎你们为我们提供如何改进的建议, 谢谢。

杰·达利:

好的。我要感谢约翰。感谢你的回答。

我想如果在几年前, 那么答案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这更多的是关于文化与领导力。

我希望下一次对话时, 所有已通过邮件将问题发给我的人都能在话筒前自由提问, 因为我认为这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开展对话。谢谢大家将问题发送给我, 让我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非常感谢克里斯参加本次会议。

好了, 就是这样。谢谢。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